

居民自發組織自救



慈雲山居民成立「社區互助團體」，向獨居長者送物資。受訪者供圖



慈雲山居民互助。受訪者供圖



關懷社區，向長者送米。受訪者供圖



Benny(紅衫者)在政府派樽檢測時帶領社區幹事一同幫手協調。受訪者供圖

師奶兵團力撼商業霸權

聯署迫領展關商場阻播疫 成功爭取慈雲山檢測



慈雲山居民團結一致抗疫，熬過第三波疫情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戰疫1年間

抗疫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，香港過去一年有多個社區「淪陷」成為別人眼中避之則吉的「疫區」，其中黃大仙慈雲山及彩虹的疫情至今仍歷歷在目。慈雲山街坊婦女憶起仍不寒而慄說：「當時我們好無助，抗疫物資短缺，政府又遲遲不肯幫我哋檢測，連想關掉爆疫源頭的慈雲山中心，領展都唔睬我哋。」求助無門下，居民遂組織起來自救，居民互通資訊購儲物資，一班「師奶兵團」更每日煮「大鑊飯」，有人挑扁擔給區內獨居長者送飯菜；居民並發動網上聯署狙擊領展，終迫使領展跪低關閉商場。政府也派出檢測隊為居民採樣檢測，擊退區內的傳播鏈，還居民一個安樂的家園。

香港文匯報專題組

慈雲山，一個曾在去年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期間籠罩恐懼、更慘遭外賣員拉入「黑名單」拒接單的社區。在慈正邨住18年的退休人士媚姐，憶述當時的慈雲山白晝如黑夜般人煙稀少，居民都提心吊膽待在家中，眼巴巴看着疫情如山林大火燒到埋身，「一開始慈正邨兩三座有確診個案，不足一周，全邨10座大廈9座有確診個案，就差我住的這一座未失守，不過(失守)係遲早的事。」果然幾日後，所有大廈都有個案，疫情一

發不可收拾，媚姐說：「如果知道有慈雲山居民因為新冠走咗(去世)，大家都會傷心。」區內人心惶惶，最可怕的是隱形患者就在左右，居民渴求病毒檢測、及早識別患者。慈雲山社區幹事 Benny 指，當時香港檢測資源匱乏，政府遲遲未回應訴求，居民遂成立「社區互助團體」自救，互通消息張羅當時十分短缺的防疫物資，還在網上千人聯署，成功爭取政府在區內進行檢測。居民不單推動政府，還撼動商業霸

權。慈雲山共有五邨，慈樂邨、慈愛邨、慈正邨、慈民邨以及慈安邨，總計66座大廈，10萬人口共用區內唯一大型商場及街市——慈雲山中心，當一條邨有新冠患者，便有可能透過共用商場街市，將病毒傳播到其他邨。為了遏制病毒繼續在社區內肆虐，Benny與一眾社區服務團隊要求慈雲山中心及街市關閉徹底消毒，但與領展交涉卻屢次碰壁。就在談判僵持之際，慈雲山的居民也站出來力撐，數百居民聯署施壓，加上民建聯發起社會輿論戰，經過多一個星期的周旋，領展終答應關閉商場及街市。Benny說：「很感動看到街坊們如此團結，使得領展不得不回應訴求！」

柯創盛：守望相助前所未有

協助居民力抗商業霸權的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表示，慈雲山居民發揮前所未有的守望相助精神，「他們一向都很配合政府的防疫安排，然而政府與私人持份者，譬如領展，缺乏有效的溝通和政策施壓，這就在無形中增加了社區防疫的障礙。」在居民的戮力同心之下，他們終於熬過第三波疫情，但居民愈戰愈勇，時刻保持高度的防疫警覺性，力保社區不再受疫情蹂躪。



媚姐與Benny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同心對抗病毒 撕裂關係修復

念、敵意少些，家庭(關係)更加有明顯改善，家庭裏的撕裂經過大家抗疫互相關心後，撕裂得以修復。」慈雲山是一個老區，住有大批長者，在疫情肆虐下，宅在家的獨居長者更顯得孤苦無依，媚姐表示疫下政府部門忽視獨居長者，部分長者不敢落樓，終日以乾糧充飢。媚姐不

忍長者無餐好食，於是與社區義工隊發起送餐行動，「每家(獨居長者)要上去兩次，早上先去拿錢，買完菜再送上去。」媚姐冒着受感染的風險向獨居長者送暖遭女兒反對，但她仍堅持每日風雨不改送餐，「呢啲嘢政府唔做，咪我哋自己做。」她直言其他義工比她更投入，「見過有啲義工係挑扁擔擔菜，送好多家，呢啲就係團結！」區內長者的衛生習慣也埋下爆疫危機，媚姐解釋部分長者患有腦退化，或者幾十年的惡習戒不掉，經常忘記戴好口罩，甚至到處吐痰，其他居民於是自發

教育長者，例如聽到有長者清喉嚨、準備吐痰，周邊居民馬上上前勸止，並會留意長者的防疫物資是否足夠。媚姐最難忘的是，曾經在屋邨內遇見一名獨居老人，因為口罩不足，一個口罩戴足一星期，「連口帶帶斷裂，老人家都綁上帶子繼續戴，口罩破破爛爛，露出半個鼻子，早已失去原有功效。」媚姐看不過眼，贈送一個新口罩給該名長者，但對方仍然不肯更換。經過漫長抗疫時期，媚姐表示，居民現時的防疫意識逐漸增強。「啲家屋邨婆婆公公都好乖，如非必要唔敢出門，就算一定要出去，都係一出門就會全副武裝。」



慈雲山居民生活回復正常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酷愛旅遊的吳先生指，當有天重新通關時，必定約三五知己即時衝關！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廣濟)病毒成為所有人的公敵，在同仇敵愾下，媚姐表示，一度因為修例風波而撕裂的人際關係也得以修復。「疫情開始之後，大家將矛頭轉向疫症而非政治理

遠的地方。每次又完電回來後整個人心情都唔同晒！」然而，疫情下卻要經常待在家中，十分鬱結。吳先生認為，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，即使疫情清零也不能獨善其身，要恢復經濟必須周邊其他地方的疫情也消散才成，「相信還要一段長時間，非一年半載。」他慨嘆：「心情只有無奈，又做唔到啲咩。其實只要700萬人當中有一兩個感染，已經好麻煩。」在這漫長的等待歲月



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困守彩虹一載 居民：睇相「眼睛去旅行」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聶曉輝)疫情至今逾一年，東九龍由於較多舊樓，一直成為疫情的重災區，區內居民人心惶惶，惟恐染疫。家住彩虹邨的吳先生指出，區內所見，街上人流通較疫情前減少。酷愛旅遊的他過往平均每月到內地一次遊覽山川大澤，如今已「困」了足足一年，「現時只好看相片及影片『用眼去旅行』，當有天重新通關時，必定約三五知己即時衝關！」吳先生與太太、長子及家傭同住，幼子婚後遷出。兩名兒子在慈雲山經營汽車美容店，吳先生則間中到店幫手，惟開業不久便遇上2019年的黑暴，生意大受影響，至疫情爆發後更是一落千丈，「車子壞了必須修理，但我們的只是汽車美容店，幫人洗車及售賣車CAM與放於車內的香薰等配件，對車主來說並非必需品。」

身處疫情重災區，僅彩虹邨至今已有多宗確診，其車行生意大跌八成，去年11月底開始，平均每日只得一部車「幫襯」，收入百多元，「每月租金連雜費逾2萬元開支，又絲毫沒有受惠於防疫抗疫基金，故大仔已另覓工作，目前在一家清潔公司打工，細仔一人留守車房，賺得1蚊得1蚊。」不少街坊寧願隔離返內地暫住 眼見區內車流及人流明顯大幅減少，不少在內地有親戚或有屋的街坊，甚至寧願隔離至少14天返回內地暫住，吳先生也心灰意冷說：「至少內地有些地方出街不用戴口罩。」疫情前，吳先生最重要的節目是不時與太太或相約三五知己到內地旅遊，「平均每月去一次！多數是短線的2天至3天團，但每年也有一兩次花5天至6天去較

排污渠藏單位易播疫 前區員盼房署查



莫健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工聯會彩虹之友社義務總幹事、前黃大仙彩虹區議員莫健榮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，東九龍的疫情比較嚴重，其中一個原因是樓宇設計本身有問題，「區內許多舊邨，不少的排污渠均設於單位內，但長者未必察覺到臭味或滲樓的情況，房屋署又不主動入屋巡查，

隨時有播疫危機，希望房屋署可考慮主動巡查。」他表示，不少居民尤其是缺乏資訊的長者均十分擔心感染，過去一年的生活承受了莫大壓力，但也正因彩虹邨太舊，十多年前已更換了公用地方的喉管，目前並無出現集體爆發。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